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中華書局

柳

文

指

西

章士釗著

柳文指要

下
通要之部

卷
六一八

中華書局

卷六 第韓

韓柳李

自歐陽永叔輕柳軒李，將數百年來連鑣習稱之韓柳字，易爲韓李，嗣後是非然否之論不一，然亦有折衷兼收，而稱韓柳李者，如程蕺園〔晉芳〕「望溪集後」一文中之下段：

文有學人之文，有才人之文，而必以學人之文爲第一。蓋文以明道，指事敘情，必根諸道，而言始無棄，唐韓柳李三家而外，非無奇峭奧衍之文，然皆使氣矜才，修飾字句，于道概未之聞也。〔按全文本編別見，茲以便利讀者，犯複引此一小段。〕

又姚石甫〔瑩〕復陸次山論文書云：

唐以前論文之言，如曹子桓典論、陸士衡文賦、虞摯文章流別、劉彥和文心雕龍，非不精美，然取韓昌黎柳子厚李習之諸人論文之言觀之，則彼猶俗諦，此未易爲淺人道也。大抵才學識三者，先立其本，然後講求於格律、聲色、神理、氣味八者，以爲其用，而尤以絕嗜欲，澹榮利，滌其心志，無一毫世俗之見干乎其中，多讀

書而久久爲之，自有獨得，非歲月旦夕所可幾也。

右兩家皆桐城骨幹，其所以如是爲之，復柳乃本旨，而綴李直等贅瘤。蓋李爲韓門弟子，可得附庸於韓，而不能提以相配，且集中無大文字，幅面窄小，不足以供人翫味。兩家必須三人並列者，意存彌縫望溪貶柳之迹，石甫且宣言：「惜抱文品峻似柳子厚，〔語見石甫所著識小錄。〕使人潛移默感而不之覺。卽此可見：桐城思致之暗中流轉，方劉姚三代相傳，表裏息息不斷變化，特語其本質，桐城始於排柳，終於排柳，敷衍牽綴，都無裨於實際。蓋子厚以騷賦起家，詞條豐蔚，感情洋溢，筆無投而不可，桐城儉腹酸澀，望而生畏，於柳殆不得不敬鬼神而遠之。加以若輩一面服膺宋五子，一面崇奉起八代衰之昌黎，使把持文壇大纛，一流無間，儼若有餘。袁子才一乾嘉間文丑耳，科譚亦時有可聽，彼之言曰：「柳之琢句，時有六朝餘習，此宋人之所不屑爲也，惟其不屑爲，亦復不能爲，而古文之道終焉，〔語見與程魚門論文第二書，惟本文說柳處，每帶着韓，不切實際，因特將韓李削去。〕」子才將望溪受病之源，推及於宋，所見委屬遠大。「亦復不能爲」五字，爬着痛處，以此屏斥望溪一流於古文之道之外，確是當時少有見解，程姚東拉西扯，區區補苴之術，夫何益之有？

劉柳之李代桃僵

胡震亨之唐音癸籤云：

夢得靖安佳人怨，及白氏太和九年某月日感事詩，爲武相伯蒼王相廣津作者，實並銜宿怨，故劉先於叔文時斥武，宜武有補郡見格之報。白嘗因覆策事救王，王固不應下石訐白母大不幸事，令白有江州謫也。事各有曲直，而怨之淺深亦分，在風人忠厚之教，總不宜有詩，然欲爲兩人曲諱如坡公之說，則政自不必耳。

說者謂子厚有嫌於武元衡，而武修怨，吾別條已涉及。此或柳無其事而劉有之，以致誤傳，遯叟此條，足供良證。

唐詩紀事卷三十九稱：「禹錫附叔文，人不敢斥其名，號二王劉柳。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，自中丞下除右庶子，及是執政，禹錫久落魄。」此段本爲敘禹錫事而作，依文氣看來，所謂武元衡初不爲宗元所喜，句中宗元字，疑是禹錫誤植。

劉柳之僵代，本編已紀載紛繁，因遯叟此條適揭其弊，可資以折衷一是，故特存之。

學韓先學柳之謬說

嘉興錢衍石〔儀吉〕，一嘉道間經經治學之老儒也，與從弟警石〔泰吉〕相互琢磨

而學益進。曾見衍石草世父戶部府君神道表，○而警石爲評如下：

兄嘗言柳文之雅，有牆壁依傍，較韓爲易學。以柳之句法，步步爲營，而有韓之理氣行乎其間，則可以爲文矣。兄自言此文學柳，而在柳上。

此冬烘學究一流之膚淺語也，而且語有所本，非錢氏兄弟獨得之見。蓋宋呂本中「居仁」曾言：

韓退之文渾大廣遠，難窺測，柳子厚文分明見規模次第，學者當先學柳文，後熟讀韓文，則工夫自見。

自韓退之以道統自任，而宋人標榜僞道學，將道與韓混而爲一，天下學無根柢蠢蠢之士，無敢異同，卽以朱晦菴鄙退之爲謔浪戲傲，而勢不可回。實則天下之宗韓者，廬宗其名而已，以語其文，職乃泥沙俱下，漫無系統，幾令學者無從下手，卽勉下手矣，而亦空空而回，了無所得。蓋子厚嘗見退之所爲毛穎傳，輒題其後曰：「楊子誨之來，始持其書，索而讀之，若捕龍蛇，搏虎豹，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」，此貌若譽之，而直故作戲謔之虐。篇末又云：「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」，其言若曰：退之

○ 所謂世父，名豫章，字培生，乾隆丁酉（卽乾隆四十二年）舉人，後十年，登史致光榜進士，並無文名。錢氏子弟，在咸同間蜚聲海內，爲應溥字子密，然亦乘時履進之大僚，並非文家。

之文，常耳瑣耳，茲二質外，羌無他物。曩歐陽永叔嘗誚韓柳猶夷夏，吾姑不問歐誚含意胡似？至移以衡度兩家文格相去之遠，吾竟無間於其言。夫世人亦未便明白吐棄韓文已耳，呂本中謂退之文渾大廣遠難窺測，猶言兒童騎上屋脊，濫窺天象，渺無所獲。同時子厚分明見規模次第，赫然發見於側，成一強烈對比，其卒也，天下唯有舍韓而專學柳，不問可知，以二錢之困學，情景尤其如是。至衍石謂己文學柳，且在柳上，則愚而自用之類，無足深責。

韓退之第一惡札

一

贈序一門，子厚多於退之，人以是爲子厚病，而究之無須乎病也，蓋子厚交道廣，以言酬答，微嫌漫與，而退之則有陰謀存乎其中。何以言之？夫李愿者，晟之子，而愬之兄，家世顯赫，而已亦橫長雄藩，貪黷無厭，與隱逸相去不知幾千萬里？而以罍吏議，犯輿論，非亟亟規避不可，因謀之於退之，而退之眼銳，遽以入盤谷之策進。實則盤谷之爲何地？事前愿固未嘗涉足，事後恐亦無一日留，序中所刻畫主人如何不遇於時？將坐茂樹以終日，濯清泉以自潔種種，律之本人，正如火水之不相入。而退之爲畜意諂諛之故，一味無中生有，妄事渲染，以欺天下後世人，後世人

如蘇子瞻，以崇韓而徇韓，明知中含詭譎，則佯揚言曰：此有唐唯一之文，韓公獨特之作，吾一生欲摸寫其一句而不可得，每執筆輒罷。嘻！此劉邦侯雍齒之故智也，將退之第一惡札，而翹舉爲無上高文，則凡韓集中惡劣字句，皆將在「吾屬何患」之護符下，順流而過，將不至遭到訾議，計亦狡矣。

清初、江西易堂諸子中有曾燦者，爲侍郎二濂子，少負氣雄壯，自甘貧約，浮沈江湖間，有止山集行世，魏冰叔序其集曰：

止山爲貴公子，裘馬自喜，好慷慨緩急人，歷世久，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。余嘗論昌黎送李愿文，未嘗一語及其家世，若與送貧賤之士之文無以異，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，而其文爲甚高。今予敍止山詩，不能不及其貴介，豈止山必以貴介而賢？抑其詩工拙之故，蓋亦有在乎此也。

甚矣！冰叔之受韓蘇二公之欺也！吾觀子厚所序之友，以平平無奇之朋輩居其八九，中或紆焉涉及戎帥楊大夫、相國馮翊王等等，亦必點敍明白，毫不假借。比之退之集中，如送俱文珍，乃對掾人曲意取媚，送李愿，又與軍閥夥同作僞，子厚則不僅己之夜氣不足以存，所遺文字，亦不使人察得絲毫類似痕迹。於是世有欲定韓柳優劣者，固無須別尋證據，而卽此已綽綽然有餘裕矣。夫修辭立其誠之謂何？子厚爲文，自始以誠爲本，〔見與韋中立論師道書〕而退之恣爲詐僞如此其極，兩相比覈，將從

何處求其同哉？

子厚之言曰：「無乎內而飾乎外，則是設覆爲筭也，禍孰大焉，〔語見送豆盧膺南遊詩序。〕」據此，退之盤谷一序，直是禍天下。又子厚題退之毛穎傳後曰：「索而讀之，若捕龍蛇、搏虎豹，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，吾於此得歧義焉。蓋力與之角云者，謂美其文而求勝之焉可，謂惡其文而求去之焉亦無不可，試以此語施之盤谷序，義將胡取？請冰叔有以語我來。」

嘗論退之送李愿歸盤谷，與其他詩人送宮人入道，爲同一有唐社會之惡作劇。蓋唐室起於胡族，內政不修，其高貴宮人、或潑辣公主之不安於宮闈者，往往別尋塗徑，以遂其平生之慾望，而得到一無束縛之荒淫方式，於是以入道爲之尾間，多少無賴詩人，且從其後而歌誦之。退之之送人歸隱，相與配合，遂成爲無獨有偶，唐家上層階級暴露淫僞之兩大諷刺云。

二

或有見吾右文者，謂惡札字用未當，蓋惡札通常以評書法，移之於文，恐有未安。曰：固已，益公題跋：「以上惡札，皆予筆也」，米元章題顏平原帖：「大抵顏柳挑剔，爲後世醜怪惡札之祖」，二者誠皆指法書而言。然周益公所謂予筆，自亦兼指文義，須知札從木，古木牘謂之札，其時無紙，載文於簡，名曰簡札。漢書司馬相如傳：

「上令尙書給筆札」，札與筆並，札卽以代紙，後漢書劉祐傳：「祐閒練故事，文札強辨，每有奏議，應對無滯」，此之文札，全指奏議中所含指趣，殆與書法無關，何得謂札專涉字跡，而不包文義？君不見桂未谷札樸十卷之大著作乎？作者自言：「竊比匠門之杙，題曰札樸」，雖其自擅漢分，與之了無牽連，此則札乃排除書法，而獨詮古今事物名義，皎然明白，字非一用，安得泥彼而疑此？退之無書名，而長於筆，倘美其文而曰名筆，宜無所不可，夫筆札同爲著文之工具，今訾其文而曰惡札，庸何傷？客曰：唯唯，於是乎書。

三

魏叔子文集，是易堂刊本，中多空白，由少自數字，多至數行不等，大抵書已出版，而發見中有障礙字句，在清初恐怖時期，不得不如是爲之。夫本集既已勤加芟削，而由本集過錄於外，又往往重複刪節一次，卽如右引曾止山詩序，在本集上，已有空白兩處，不知原文何似？而過錄入錢東生徵存錄，復從吾所引文削去數句如下：

愿親爲西平子，勛望富貴，天下莫敢望，一旦脫屣於盤谷，爲人情所甚難。

原刊有眉評云：「此論前人所未發，卻無議論矜張之態，出語簡妙，而意法高超」，吾所閱本，又有近人用墨筆增加一語：「此卻可疑，俟考。」綜合種種，吾人對於魏集此

一發見，應作何種看法？

以吾觀之，冰叔初草此序，將李愿家世着重指出，定以昌黎代爲隱諱爲不然，此比於己之明揭止山爲貴介，又說明詩之工拙，與身爲貴介大有關係，成一鮮明對比。特不敢向昌黎顯加諷刺，而以所期者大、及其文甚高之模稜語，敷衍以終。眉評者謂：冰叔挑剔昌黎之毛病，確是發前人所未發，然何以議論不矜張，而空手放過？殊不可解，墨評者因曰：此屬疑案，應俟詳考，吾意環繞魏集之思想經序，不過如此。

一言蔽之：韓退之爲千年來文統偶像，道路以目，無敢誰何？中間復出眉山大蘇，自進爲護身韋陀，而青青子衿，更不敢妄肆佻達。易堂諸子、俱豪俠能任事，冰叔有鼃家令趙營平之風，以直道自矢，而好短長議論，其戚友如邱邦士（維屏）等憂之，到處爲之遮護。夫冰叔非時人猶可，非時人崇奉之土木形骸，將罪在不赦，於是於昌黎送李愿文上，稍露疑團，人則爭趨而洗滌之，期於泯滅於無形，清初文網下之憧憧鬼影，大抵如是。

四

袁枚隨園隨筆卷二十五「考據最難」條下云：

誤盤谷李愿爲西平王之子，不知西平王之子愿非隱者，爲檢校司空、河中節度使，見裴晉公所撰神道碑。唐別有李愿，隱居盤谷。

夫欲證李愿爲西平王子，材料到處皆有，何待裴晉公碑？但取證唐別有一李愿隱居盤谷，隨園祇留空言一句，一無證跡。所考者何？所據者何？舉空空如也，了無交代，此種考據，何難之有哉？隨園自稱早年疲於考校，夫遇一題而如此輕鬆了事，何至於疲？隨園亦看天下事太易矣。昔漢初徙豪富茂陵，衛將軍爲郭解言，家貧不中徙，上曰：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，此其家不貧，惟隱居盤谷亦然。蓋退之以文字廣通聲氣，文非重金不可得，隱居而至使退之頌言美之，其人必非真隱，亦決不至除退之外，別無相與交往之人。此而找不到幾分踪跡，則其人定是子虛烏有，而退之所頌揚之盤谷子，其屬於西平王子也，無可疑者。

五

或曰：子標韓文送李愿序爲第一惡札，然則韓文中應猶有其他惡札，無妨次第臚列，請試言之何如？曰：如君所請，可得而言。順宗實錄，韓公所親執筆，謂李實「諂事李齊運，驟遷至京兆尹，恃寵強愎，不顧文法。是時大旱，畿甸乏食，一不以介意，方務聚斂徵求，以給進奉，每奏對輒曰：今年雖旱，而穀甚好，由是租稅皆不免。陵轢公卿，勇於殺害，民不聊生，及謫通州，市里驩呼，皆袖瓦礫遮道伺之。」此與前上李大尹書：「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」以下云云，澈底背反，此出之於尋常文人，猶且不可如此因利取媚，食言而肥，而以「一言而爲百世師」之韓公，前後翻覆、顯不足信

乃爾，則集中上大尹李實書，應爲第二惡札，此誼羅大經之鶴林玉露記之，非余一人之私言。又孔氏雜說稱：「韓退之晚年，遂有聲樂而服金石藥。」張籍祭文云：「乃出二侍女，合彈琵琶箏，既而更曰：『公疾日浸加，孺人侍湯藥。』白樂天思舊詩云：『退之服硫黃，一病訖不痊，微之煉秋石，未老身溘然。』夫退之常譏人不解文字飲，惟解醉紅裙，而自敗於女妓，作李博士墓誌，切戒人服金石藥，而自餌硫黃乎？」孔氏詞設疑問，而意深悼惜，則集中太學博士李君墓誌銘，弔詭以自欺欺人，一至於是，應列作第三惡札。嘗論柳州與人書牘，巧言令色，亦未敢言絕無，然其視文詞爲最高名器，從不輕以假人，於古於今，一應若是，至退之則適得其反。如上襄陽于相公書云：

閣下負超卓之奇材，蓄雄剛之俊德，渾然天成，無有畔岸。而又貴窮乎公相，威動乎區極，天子之毗，諸侯之師。故其文章言語，與事相侔，變化若雷霆，浩汗若河漢，正聲諧韶濩，勁氣沮金石，豐而不餘一言，約而不失一辭，其事信，其理切。孔子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」，信乎其有德而且有言也；揚子雲言曰：「商書灝灝爾，周書噩噩爾」，信乎其能灝灝而且噩噩也。

讀者試思之，以若而語言，施之于頤，倫類如何？信如若言，天下得此無善不備、完美無缺之文，即六經全部廢去，有何妨礙？而退之竟以此獻媚於腴削無藝、豪侈無度之強藩，了無愧怍，此誠較之杜溫夫之周孔人，而子厚以爲不屑教誨者，殆又過

之，不得不認爲此第四惡札。由此類推，指不勝屈。尤可惡者，凡退之所譽，其中不少淫穢無行、及貪污不堪之敗類，如李繁、退之美其「鄴侯家多書，插架三萬軸，爲人強記覽，過眼不再讀，偉哉羣聖人，磊落載其腹。」蓋繁爲李泌之子，時充隨州刺史，語見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。顧新舊史本傳，稱繁無行，爲陽城書劾裴延齡疏，而漏言以誤之，師事梁肅，「及卒，烝其室，士議謹醜」，事爲史官所記，刺隨又遠在烝其室後，退之寧得諉爲不知？復次：淫師遺嫠，較之腹載羣聖人，其人度量相越，殆不知幾千萬里？而退之悍然謬獎爾爾。又如工部尙書鄭權、出爲廣州節度使，退之爲作詩序，稱頌功德，謂其「貴而能貧，爲仁者不富之效」。顧其人貪邪無對，在鎮廣爲聚斂，並以公家珍寶，厚賂羣閹，以酬恩地，爲薛廷老疏請按罪，而在退之眼中，則爲家屬百人無半畝之宅之仁者。又卽以李愿而論，譚言長語載其貪奸敗事以外，猶有觀翟玉妓詩最爲淫褻。曰淫曰貪，舉爲退之所喜，盛加讚譽，已旣與邪人同流合污，而又以適相鑿柄，高不可攀之高尙風格，濫爲鋪敘，用欺騙迷惑後世人。於斯而以惡札諷之，此真楊升菴所謂「市利他語」也，益以元和聖德詩、及永貞行之窮兇極惡，顛倒黑白，毫無政治道義，品斯下矣，而又何責焉？〔鈞案：楊升菴市利他語一詞，本編引用不止一次。市利一作勢利，他家徵用此語，亦往往錯出無定，揣其意殆等於俗諺「便宜了他」已耳。讀者幸無以詞害意。〕

方回掊擊韓退之盤谷序

方回者、一宋元間下流文人也，學不足以尙友，誠不足以知人，而其所著桐江集中，則亦偶發正論，爲歐陽永叔、蘇子瞻輩所望塵莫及，天下事之可醜而又可怪，莫逾於此。此維何也？曰：如掊擊韓退之盤谷序是。回之辭如下：

唐三百年無文章，惟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，此東坡之言也。然愿乃李晟之子，愬之兄，起家爲太子賓客上柱國，元和初爲銀夏節度使，徙節武寧鳳翔，遷聲色，徙宣武，以侈費激李臣則之變，家死於兵，後起於河中，又以荒侈敗，未嘗能踐文公之言也。寶慶府有李洪芸庵類藁，言愿博徒之雄。考歐陽公集古錄，序以貞元中刊石，昌黎時三十五歲，自四門博士得御史，爲李實讒貶山陽令，有激而云，愿於隱士不足以當此序也。

語惟期說明事迹真相而止，固亦平平無奇。獨以歐蘇兩公遊揚至於無上之人與文，一經僂薄小人如方回者，輕輕指摘，立覺重點倒置，秤稱易其低昂，小人之論，猝長千鈞之量，君子反墜入浮揚無足比擬之地，爲天下正士所僂笑。從古文章大事，竟逃不出一個理字，凡以文詞欺人之伎倆，有時而窮，至於如此。方回字萬里，號虛谷，徽州人也，著錄曰桐江者，殆以降敵得知嚴州之故。至其無恥及賣國求榮諸劣蹟，

具見於周公謹癸辛雜識，多爲通識所知，卽不覩縷。〔釗案：回引李芸庵之類藁作證。查芸庵爲趙宋湖南撫諭使李正民之子，正民字方叔，政和進士，著籍爲揚州人，而回署作寶慶，或因乃父官湘水而致誤。〕

陳少章爲韓退之遮掩醜迹

一

東吳陳景雲少章韓集點勘：送李愿歸盤谷序下，有如下勘定：

同時有兩李愿，一隱盤谷，一爲西平王晟子，南宋慶元中、建安魏本此序後，附刊高從一記，以證所送之非西平子，按高跋、卽汪季路與朱子書中所謂家藏盤谷碑本有後語是也。然但以韓序及和盧郎中送盤谷子歲月考之，則兩李愿事跡自明，無俟引高記也。序作於貞元十七年，西平子時爲宿衛將，至和盧詩則元和七年也，西平子方官節度使，皆見唐史，無栖隱事。

此與吾曩撰韓退之第一惡札一文，適相刺謬，因再駁斥如下：

韓退之所作序，愿爲西平王晟子，千年以來，人無間言，獨至清初陳少章爲之翻案，謂當時有兩李愿，韓序所送，並非西平子，其取證在韓集中別有和盧郎中送盤谷子詩。夫序與詩所表著，爲同一人，語調一致，惟散文與韻文之形式有異，此何足爲